

九尾天狐璇瑤元君塵緣錄——璇霄粉癡落瑤枝

徐浩鈞

楔子：一狐一夢一紅塵，一觀一樹一萬年

爾時，傳說於此三界之中，有這樣一位神明，其居於三十三重天上，崑崙山中，建木之下的青丘紫凰城中，世傳其受天冊封聖號為：九尾天狐姻緣璇瑤元君，世人大多只知傳說其於天掌姻緣之事，卻只有極少數人知其亦於冥府掌拔度之事，世稱九幽拔度救苦天狐璇瑤元君。

而我便是璇瑤，是上古血脈白澤與青丘九尾塗山氏兩者結合，天地交感陰陽二炁所結，歷經萬年，修得九尾，世人大多只知吾之神職為掌姻緣事，卻不知此世間之無主孤魂、六道一切有靈無靈孤魂，單凡有緣，志心稱念聖號，亦可被吾親自領過十殿三台，拔離無間鐵圍，送向彼岸輪迴；亦或是昇為天官造福世間永脫輪迴。

楔子：一狐一夢一紅塵，一觀一樹一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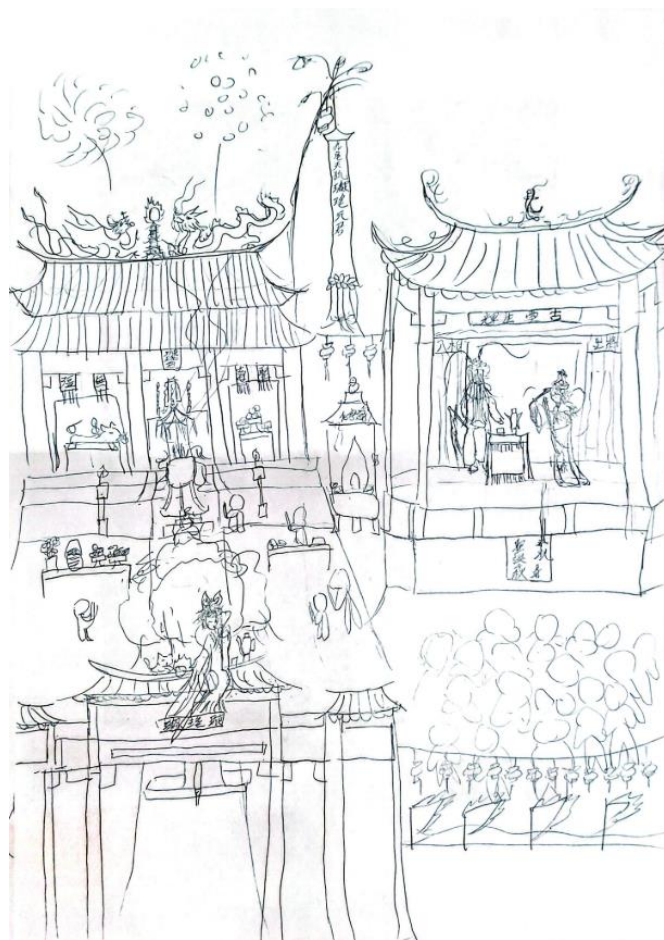


第一章：九尾天狐隱神格，斑駁老觀聽梨園

吾自上古受天地有化以來，曾輪迴九世，雖不及玉皇大天尊及諸天尊，元君，祖師等等歷千億劫，但觀過眾生悲歡離合，見過功德聖人，十世為善，亦見萬死不抵其過之人，見過戰爭叛亂，見過瘟疫橫行，見過山洪爆亂，亦觀太平盛世，父慈子孝，家國萬世之相。

然觀過世間百態後，本該不因世間之事，心生哀戚，但此次還是不忍出手，以一條狐尾之代價，換二人再續前緣，且陰錯陽差，修復破碎之道心。

第一章：九尾天狐隱神格，斑駁老觀聽梨園



那是民國初年之事，想當年軍閥割據，百姓在苦日子中唯一能娛樂之事便是聽曲看戲，那時是一年桂月初十，歲逢元君聖誕千秋，揀古例，於璇瑤觀中，齋醮三日，開戲五日，日日鑼鼓聲不斷，士民皆往赴廟市，而吾亦趁此機會化身下凡觀戲，但見那戲臺之上張燈結綵，戲子們輪番獻藝，忽見那台下掌聲一片，原是觀得那花老闆自將門而出，其頭頂如意冠，身披鱗甲袍，手拿鴛鴦劍，那花老闆雖為男子身，但其扮相，腰骨儀態，以當時之話來說，那當真是比女人還女人，與那霸王兩人相互映對，霸王剛虞姬柔，兩人配合相得益彰，台下眾人如癡如醉，直到虞姬於高台之上唱到：「大王意氣盡、賊妾何聊生，妾先走大王走一步……」一曲唱罷虞姬舞劍自刎，霸王跪身側，一時竟讓人脫離不出，直至離場鑼聲，眾人方醒，演虞姬的花老闆及霸王的程老闆二位上台謝客之時，才見那一片靜謐的台下歡聲雷動，掌聲一片。

二人皆是於觀中演了數十年的老班主了，平日本該於此便結束了，只是今日，二人竟於此時於眾人之前，雙雙牽手步入我璇瑤觀中姻緣殿前那姻緣樹下，兩人於元君聖像前，親手掛上象徵白頭不分離的紅綾，於殿前那顆桃樹上，又在眾人起哄中親嘴擁抱，成為一對令人羨慕的佳偶。

第二章：暴民啖血圍高台，鴛鴦寶劍謝虞姬

不料好景不長，隨國民政府打敗撤退，暴民四起，行破四舊之事，而戲曲便是首害，又是一年八月初十，吾照例下凡，但見高台之上，不是往常的霸王別姬，竟是二人縛跪於地，雖身著戲服，但頭戴高帽，身側是赤筆所書大牌，上立二罪 1.戲曲為需除之四舊 2.二人為同性怎可為伴侶。

但見那高台上宣讀完後，觀得那二位老闆，對視一眼悲壯一笑後，竟雙雙掙脫，昂首挺胸而起，風吹動那早以沾滿塵土與血汗的衣袍，華麗的金線龍鳳紋也以斷裂脫落，於眾人震驚的注視下，兩人緩緩移步至當年那顆桃樹之下，樹上紅綾依舊，但不見那落英繽紛，只見樹葉枯黃一片與樹後那案前香爐一般，爐不似當年那般香火鼎盛，唯剩那稀稀疏疏幾點殘香，香火同樹葉於風中搖曳不止。

兩人相視，已無方才憤慨之態，二人同認命一般，程老闆緩緩抽出那案前那長短參差，曲曲還堪用的三支細香，他像捧著什麼稀世珍寶一般，小心翼翼將其點燃，二人併肩跪地於元君聖像之前：「今日元君娘娘在上，門前眾人為證。」他頓了頓，看了一眼外面終於反應過來欲衝進來的暴民們，嘴角多了一抹若有若無的嘲諷與決絕：「雖無華堂紅妝，卻也夠做為這未盡之約。」花老闆微微側頭，看向了那令他深愛的霸王：「既然這世間不認咱們，那這最後一場，便不給世俗看了，唯求娘娘垂憐，替我們二人做媒，收著此份癡心罷」。

門外暴民以蜂擁而至，但聞那霸王，大喝一聲：「力拔山兮氣蓋世！」一聲吼出，竟同當年於垓下一般，帶著英雄的孤憤及無奈，周遭一時嘩然而止，霸王與虞姬相視一笑，唱起那最後一曲，周圍沒有緊鑼密鼓，只有那刮過枝桠的風聲蕭瑟。

第二章：暴民啖血圍高台，鴛鴦寶劍謝虞姬



唱至曲未，本該由虞姬所拿的雌雄鴛鴦劍，不知何時竟各自抽出，霸王執雄，虞姬執雌，劍峰在落日的餘輝中，相互交映，「漢兵以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賊妾何聊生……」。

隨最後一聲哀婉的餘音溶入那裊裊香煙之中，緩緩消散，兩柄寶劍同時橫頸一抹，鮮血噴濺，竟於塵土飛揚的地上相互勾纏，兩人沒有倒下，如同那西楚霸王的風骨一般，二人維持著面對面的跪姿，同那夫妻拜堂一般，行了那場來不及的「一拜天地」，自此二人再也沒有起來。

隨大戲終了，二人相抵的身軀定格永恆，本該風止而樹停的桃樹，緩緩飄落一條紅綾，落於二人插於地面的寶劍之上；樹上最後幾點枯黃輕輕墜下。而桌上那三柱殘香也在此刻「啪」地一聲，化作最後一縷輕煙，消散天地之中。

凡塵的喧囂在此刻戛然而止，台下那群面目猙獰的暴民，瞬時面面相覷，原本的狂熱與叫囂，在兩二人相對跪拜，傲骨如初的姿態前，被硬生震懾成一股毛骨悚然的死寂。

凡人肉眼看不見，只見在那殘舊而無人注意的屋頂之上，一抹隱匿起來卻默默看了整場鬧劇的身影，正緩緩站起身。

吾於年年誕辰之時，化身下降於此觀人間答謝神恩之誕辰大戲，可吾又如何想到數千年底佑竟也有失手之時；幾十年的祈求，最終迎來的卻是合圍與審判，看看那兩具長相廝守卻再也起不來的身軀，元君重重的留下一下厚重的嘆息。

剎時間，那尊本因爆亂而無人整理導致斑駁，後佈滿灰塵的元君聖像，陡然萬道金光大作！光芒如那金鳥一般刺痛了所有暴民的雙眼。與此同時，原本就昏暗的天空不知從那翻湧起墨汁般的滾滾黑雲，一時狂風大作，風雷震震，一場毫無預兆的鵝毛飛雪漫天飄落，狂風捲者那鵝毛砸得那些暴民們驚恐慘叫，跪地戰慄，連稱神仙息怒。

按天道輪迴，肉身死、三魂出，各分於天地，人死燈滅便是該隨地府陰差，往酆都十殿而去，觀是非過錯，後送黃泉奈何，洗淨前塵，各奔東西，可一旦入了輪迴，這份在亂世中好不容易淬煉出的真情，便將隨孟婆湯下肚而徹底消散。

「既然此間不容，天命令散，但此媒，吾，替汝等證了!!本座神職，雖不及救苦天尊等諸天帝君天尊一般神通廣大，但拼上這萬年修為替汝等做個媒還是可以的，吾不屑對這些暴民降下神罰，卻敢為這份至純至真的誓願，力做這證婚人。」

第三章：流霞披帛裂虛空，步虛清韻破酆都

眾人只見那早以焚盡香火的爐中，不知何時竟又冒出縷縷香煙，緩緩升騰而起，又於此爐香氤氳之中凝出一具人形，但見那人生做天姿無雙，法相莊嚴，卻是妙造自然，不著陰陽之相；其面容美得超凡塵性，彷彿將天下男女子等最美之態結合於其身上，竟一時叫人瞧不出男女，唯見其肌膚如玉，額生神曦，尤以一雙眼尾稍稍上揚的丹鳳眸子，隱透出九尾天狐與生俱來的孤傲及魅惑，清冷之中勾人心魄，然其神性凜然，使人望而生畏，斷不敢生出半分褻瀆之心。

但見其身著暗金紅紋龍鳳袍，頭頂三清龍鳳芙蓉冠，後有九尾搖逸身側，祥雲環繞四周。瞬時觀中一片祥和，與外頭那黑壓一片而懾人心魄的場景顯得格格不入。

第三章..流霞披帛裂虛空，步虛清韻破酆都



此時但見東方天邊金光大作，一獸自天邊踏金光浮空而至，其具同獅子一般的雄渾之軀，踏著斑斕虎步，頭頂崢嶸鹿角，額心更生一隻獨角；其周身雪白，面生三眼，但身上竟還有十隻神目霍然圓睜，死死的盯著下方的暴亂及汙濁。

又見南方水澤之中又出一獸踏雲霧而出，乃一隻身形矯健，身具九尾，周身玄白相間的九尾狸奴，其口叨一柄古樸玄劍，九條貓尾同那鋼鞭一般在空中抽出刺耳的破空之音，威聲赫赫，竟將四周寒霜冰雪撕出一片片的氣浪漣漪，電閃雷鳴間，只見那黑白殘影破空一墜，九尾交疊，飛身下降，氣浪頓消，唯餘周身肅殺之氣，橫劍伏於元君駕前。

觀中眾人仔細一看桌上聖像神位這才發現，原是元君座下神獸「燁澤記天錄地真君」，及駕前護法將軍「幽麒麟九尾降魔大聖」，二聖受元君法旨，聽召而至。

只聞元君那同鶯燕般的清冽之音，卻在啟唇誦咒的剎那，化作那震懾三界的步虛清韻，那是

天道之下最高敕令，字字真詮，行行珠璣，一字一音皆帶驚天動地之勢。

「茫茫酆都中、重重金剛山。靈寶無量光、洞照炎地煩，九幽諸罪魂。身隨香雲幡，定慧青蓮花，上昇神永安！」隨元君咒畢，但聞元君猛然將那步虛清韻往上一揚，高宣：「九幽拔度救苦天狐璇瑤元君！！」頓時法音如洪鐘大呂，上徹朱陵火府，下入九幽夜壑。

韻音繚繞，只見元君鳳目圓睜，腳踏禹步，手掐七寶蓮花度亡訣，隨那手訣翻飛，臂間那條赤金的流霞披帛隨之仙凌飄飄，凌空飛舞，化作道道金色神芒，隨神芒在虛空中定格，一座黑色又顯古樸的城門，於虛空中緩緩浮現。

但見燁澤吼聲如驚雷炸響，其仰天一嘯，那獅吼虎嘯之聲攜帶著風雷之勢，生生將那虛空中的酆都城門「吼破」一個巨洞！與此同時元君手訣一翻，竟生出一朵七色金蓮，隨金蓮緩緩綻放，於中竟湧出一桿華幡，那神幡招展流光溢彩，原正是用以懾召這兩縷不屈之魂所用的無量度人幡！

就在此時，九幽之門大開，冥府震動，隨華幡搖動，有著包裹著二位老闆魂魄的金蓮相纏飄入幡中。

剎那間，不知何時，無數鐵甲森寒，面目猙獰的陰卒陰將自門中蜂湧而出，如此大的動靜，更驚動四周飄散的無主孤魂，它們見鬼門大開，竟妄圖衝破鬼門關，逃脫酆都城，重返人間，頓時鬼泣神嚎，陰風四起，陰陽二界眼看就要陷入一片大亂。

第四章：道職金籙冊仙班，天怒玄鍊鎖金身

值此千鈞一髮之際，元君駕前護法幽麒麟大聖，雙目暴起慘綠神芒，口刁玄劍猛然射出萬道寒芒，九尾一甩，踏著那紫色雷電，當空一劍，竟揮出開天闢地之勢，將那連接陰陽二界的黃泉路上劃出一道深不可測的萬丈巨壑，離火與黃泉泉水落入深壑於中翻湧，冒出陣陣白煙，那一劍之威，竟生生逼停了那緊追在後的陰兵陰將，更將那些試圖逃脫危害二界的凶煞厲鬼等，攔截在那深壑彼岸。

趁此間隙元君看著那雖已殘破不堪，但被金蓮包裹卻仍相互依偎在一起的兩縷殘魂。

第四章..道職金籙冊仙班，天怒玄鍊鎖金身



只聞元君那清冽之音曰：「今日本座以姻緣神位，金籙道職奏升汝二人，授以吾之姻緣紅綾，斬緣金剪，授為隨侍仙官，事三生石旁，姻緣神樹下，眾生姻緣整理之職。」法旨既出，萬物聽宣，一時，群籙俱泯。

元君垂眸，複雜的看著那兩株殘破卻不屈的紅影，只聞元君嘆曰：「汝等所祈那鸛鵲相依，大雁雙飛，長相廝守萬年不棄之願，本座，替汝證了！」

一時元君身後金光大作，具神龍鳳凰於中捧玉符而出，玉符之上書皆為雲篆龍章，原此為元君當年證道之時，天道親授的道職金籙，玉符寶牒，只見那籙牒符文之中射出萬丈金光，後直指那相跪不起的二座身軀。

那浩瀚的金光如潮水一般，竟將二人眼見消散在幡中的魂魄，硬生生推回體內，就在那金光逐漸收斂的剎那，觀內觀外那群曾盲目癡狂，面目猙獰，此刻卻在浩蕩天威及種神蹟之下瑟瑟發抖，並跪伏於地伏求元君赦宥的眾生，只見，本已生機斷絕的二人，竟在這金光之

中，冉冉浮於半空，隨後緩緩睜開雙眼。

他們在歷經生死後終是醒了過來，本被暴民折磨及逃脫時的累累傷痕，連同脖頸上那道怵目驚心的血痕，皆在神光的滌蕩下寸寸癒合，變作完美無缺，雖身上穿著的仍是那被鮮血浸透殘破不堪的戲服，但那以命立誓的不屈痴骨，終是修得正果。

肉身歸位，羽化登仙，彩花旋繞，飄飄太空，仙音縹緲，瓊香繚繞，仙鶴凌空，青鸞相伴。此盟，全了這場生生死死，亦化作三界之內，名正言順的永恆相隨。

然行此等逆天之勢，擾亂天道綱常；又於人間強行逆轉生死，最後強行敕封神職等等諸類大逆不道之舉，終是引得天道震怒！

眨眼間，道觀外頭那早已緩緩散去的烏雲不知何時又悄悄聚起滾滾黑雲，只見烏雲翻湧間，陡然響起一陣鐵鍊轟鳴之聲，九道浮著暗紅雷霆之力的玄鐵鎖鏈，自虛空中縱橫交錯，帶著刺耳的破空呼嘯，轟然縛著那方才還浮於空中異相莊嚴，宣籙敕封，且美得令人不敢存半分褻瀆之心的璇瑤元君。

頃刻間，周身威嚴散盡，瑞相盡失。冰冷的玄鐵鎖鏈就這樣死死捆住祂膚白如玉的神軀，如同待斬的重犯，死死錮於半空。

第五章：天雷焚尾神魂碎，萬年癡骨不屈心

眾人只見，那沉寂許久的雷霆之力再度瘋狂匯聚，剎時，悶雷震震，一道道雷電化作巨龍，如萬獸奔騰般狂奔陡然狂奔而至，「轟！」的一聲，只見那巨龍裏挾著九紫離火及五方蠻雷之力，狠狠劈在元君身上。

那是神魂撕裂的劇痛，一道、兩道三道……，直至最後一道，這天雷雖一道比一道凶險狂暴，但元君萬年修為下竟生生硬抗了下來。

可眼見剩最後一道天雷，那威壓竟轉向了那才剛歷經生死，堪堪才修成正果的二人，雲中陡然凝聚起最後一道恐怖的雷光！眼見威壓席捲，加總了前八次的雷劫即將劈下。

第五章…天雷焚尾神魂碎，萬年癡骨不屈心



就在此時，但見元君笑了，只聞元君說：「吾已經失約沒保住那對曾經日日虔誠供奉的小情侶一次了，怎又會有第二次呢！」

就在這生死一瞬，只見元君周身金光大作，竟生生掙破天道壓制的枷鎖，隨鎖鏈一節落入凡塵化為齏粉，元君變回九尾天狐真身，身後九尾逆風暴漲，一時遮天蔽日，那周身環繞的金色屏障竟是燃燒修為的結果-----任由那千年苦修才修成的通天修為做為燃料，化作一具金光穹頂，死死護住身下的二人！

終於那摧枯拉朽的第九道毀滅雷劫轟然砸落！雷火與節界瘋狂撞擊，那是神魂撕裂，重傷力竭的劇痛，身後一尾也早已隨雷電降下化做灰燼，雷電淬體及離火焚身的痛苦使吾近乎暈厥，腦海中卻閃過自證神位受經錄以來，護過的樁樁件件，「世俗不容之情，眾生不容之愛」。

吾曾佑過那欲立男后，不懼掀翻天下禮教的六朝痴帝；亦佑過那無懼朝堂口誅筆伐，留下斷袖分桃之約的君臣愛情；亦曾佑過那無怨無悔，深宮相隨的君王與男寵，他們或因禮教不容，或因時代不容，不論何因，吾皆於身邊庇佑，並賜下紅綾，護其心意相通，永無別離，古今眾生，世間不容，那便由吾來容！

前人尚且能在吾庇佑下恩愛圓滿，如今眼前這對痴骨，為了彼此甘做那霸王別姬，傲骨不屈，吾又怎能放棄！

「轟！！」一聲巨響，這座千年間見證無數海誓山盟的斑駁道觀，頃刻間「喀喀」數聲，終是崩塌成了一地廢墟焦土。毀天滅地紫金雷芒，還在鋪天蓋地落下，但這最後一雷劫，吾終究還是護不住他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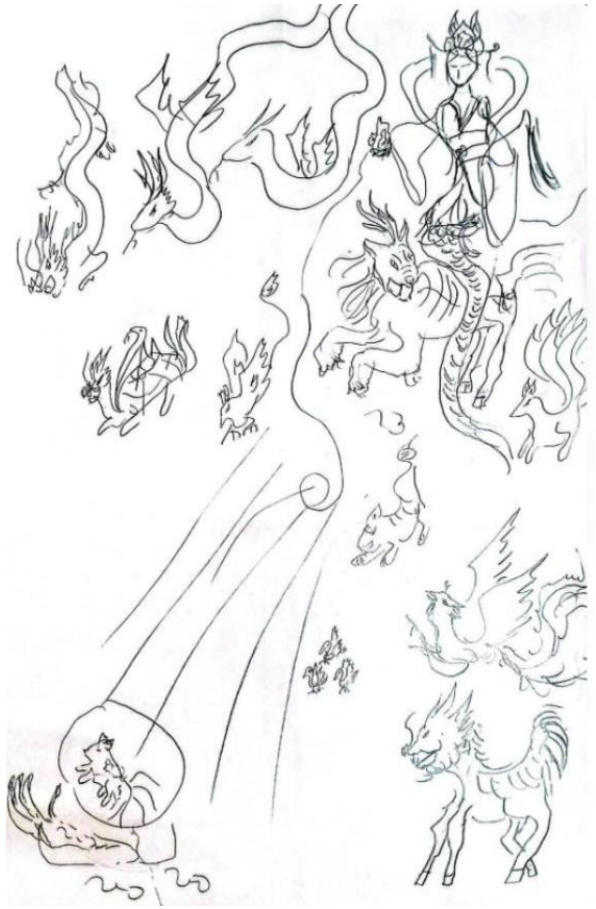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媧皇顯聖護真靈，黃梁一夢全道心

就在這元君即將隨雷電一起灰飛煙滅那千鈞一髮的剎那，在元君那撐不住將緩緩閉起的雙眼只見，原本暴怒的天地竟在一瞬凝固，只見一束照亮整個天地的九色神光，轟然於黑雲中破出一個巨洞，神光於中貫徹天地。

剎那間，先是三青鳥破空翱翔，緊接著龍鳳齊鳴，麒麟踏雲而出；而後上古四方神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護法神獸白驤、騰蛇、元鳳、勾陳於前開路，真靈顯化，遮天蔽日。

一時仙音飄渺，瓊香繚繞，就在這眾神列仗的中央一人首蛇身，面容慈祥的婦人跨座青鸞，左右白澤及九尾簇擁降臨，法音如洪鐘大呂，瞬時激盪三界，只聞那駕前三青鳥口吐人言，高宣那婦人至高無上的聖號：「玄元洞府煉石補天媧皇上聖元君到——！！」媧皇顯聖，萬靈伏地。

第六章.. 媧皇顯聖護真靈，黃梁一夢全道心



只見神光之中，娘娘僅是垂下一隻妙造萬物的造化之手，屈指輕輕一拂，那裏挾著天道之力，狂亂暴虐的第九道天雷，竟在頃刻間如春雪消融般，被生生抹去形跡！

任憑那天道如何生氣，但在補天造物的眾生之母前，亦只能忿恨的劈完最後一道後，收斂起漫天烏雲，無奈離去。

「傻徒兒，真傻。」只聞一聲帶著無盡慈悲與無上威嚴最後帶點無奈的輕嘆聲，只見娘娘那神手在坍塌成廢墟的道觀之上，輕輕一撈，便將璇璣元君那早已殘破的神軀，連同身後手執金剪紅繩的兩道身影，悉數護入九色流霞之中。

天劫散去，雷火餘燼在虛空中消散，象徵著新生的翌日也緩緩升起，在媧皇元君的庇佑下，那兩道重獲新生的身影，隨同燁澤真君及幽麒麟大聖，先行回到那九重仙宮之中。

從今往後，人間少了一對在元君聖誕唱戲祝壽的伶人佳侶，但在璇璣元君姻緣仙班中他們將一同共享萬年香火。這場書寫了生生死死的婚書，終於在此刻圓了這名正言順的萬年相依。

倒塌的遺骸中，飛雪已歇，漫天神光隱去，唯餘焦黑的大地及坍塌的廢墟；台下那群盲目癡狂，不可一世的眾人，在經歷了這場浩蕩天威及種種神蹟之下，早已嚇得魂飛魄散，跪伏在廢墟前瘋狂磕頭痛哭流涕地伏求天神赦宥。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剛剛埋葬了什麼；更不知曾經那冷酷卻又至慈的姻緣拔度之神，為了他們喊打喊殺台上的那兩抹紅影。在雷劫下又付出了何其慘烈的代價。

元君被娘娘帶走後，被放入了冥府的最深處；無邊無際的彼岸花海，一隻小狐狸於中伴著黃泉滾滾的聲中陷入沉睡，以吸納陰陽交界的先天陰陽之炁，療養那被雷火重傷後的元神，沉睡之中，只見媧皇娘娘不知何時悄然佇於花海之側，凝視著那被花海包裹住的小狐狸。

娘娘無奈搖頭輕嘆：「小傻瓜，你可知自己究竟有多傻，一尾一千年，為了這區區凡塵，公然挑釁天綱。若非為師來的及時，你這歷經九世苦修輪迴所攢的修為，便要在這九紫天雷下連同肉身魂魄一同化做飛灰，何苦來哉？」

重傷迷茫中，小小的狐無力回答只淺淺抬起頭，旋即又再度被無邊血紅花海淹沒，只聞娘娘輕輕嘆了口氣便又睡了過去。

這一睡，便睡過了整個民國的混亂與世界的紛爭，睡過了時代的封閉與思想的徹底開放，時光如黃泉泉水一般緩緩的無聲逝去，一直沉睡到了近日，才終於在一片血紅的彼岸花海中，看見那近百年沒動過身軀緩緩動了下，接著那小小的狐頭慢慢探出重重花海，她輕輕睜開了雙眼，身上的傷皆已恢復回未曾受傷一樣，但尾上那少了一條尾巴的空缺依然預示著當初的瘋狂並非黃粱一夢。

終章：莊周蝶夢滄桑世，燈火闌珊共白頭

甦醒之後過了一段漫長卻普通，每日接引拔度，送有緣之魂過輪迴，偶爾見順眼的丟一般紅綾給他們的枯燥時光，冷眼看著萬千魂魄洗淨前塵，周而復始，日復日，歲復歲。

直至某日，吾又感那人間有痴人祈願，循著那幽幽的祈願之音，再次回到了那近百年未曾踏足的人間。造化弄人，兜兜轉轉，最後竟陰錯陽差地又繞回了當年璇瑤觀的舊址，百年光陰，滄海桑田，當年古樸氣派的道觀早已不復存在，只剩下一座小小的，如同土地廟般的小廟，廟中依然是當年那座元君聖像；而那座曾見證了「自刎證情，冥婚登仙」這場大戲的戲台及桃樹亦只剩下長滿青苔且殘破的一角及那殘破的樹樁，被當作見證歷史的證物，小心翼翼地被保護在了這新建的中央公園中心。

而這座公園四周，如今早已被拔地而起，高聳入雲的各種現代商業大樓與繁華的霓虹燈火徹底合圍。

吾又同當年一般，化作凡人身形，木然站在繁華喧囂的人流之中，看著現代無數男男女女，手牽著手，無拘無束，光明正大地走在街頭，現在這裡沒有暴民的批鬥；沒有長槍與私利的逼迫，更沒有世俗不容的目光，一片太平盛世之象。

此時，空中清風微動，吾似有所感，驀然回首，正巧在繁華的街道彼端，有著兩道無比熟悉的身影—那是當年的那唱戲的兩位老闆，此時的他們早已成神多年，此番正巧休假回到人間，如同凡人情侶一般，在璀璨的燈火下，自然地挽著手，過街吃著小吃，談著這場自民國未完待續的戀愛。

似是感受到了元君的目光，二人亦於人群中停下腳步，轉過身來，看清人流中那熟悉的身影時，二人眼中浮出無盡的驚喜，旋即在繁華的街頭，對著元君恭敬地頹顙一禮，看著他們在霓虹燈火下成雙成對，萬年相依的背影，吾恍然一笑。

積壓心口百年的困惑，在這一刻徹底煙消雲散，吾終於明白，當年師尊為何會嘆吾「真傻」了。

當年那場戲台上的慘烈悲劇、世俗批鬥，以及當年那漫天誓將吾撕裂的九天雷劫，在萬古的時光長河中，如一場驚心動魄的「黃粱一夢」，但那一夢，雖然讓吾斷了一尾，賠了一觀，卻在百年後的今日，真正圓了這人間不容之愛，也徹底全了吾那六識不全的道心。

此夢，值了！

終章..莊周蝶夢滄桑世，燈火闌珊共白頭

